

農業合作化短篇創作選

石板沙溝一家人

楊書云等著



4651

楊書云等著

石板沙溝一家人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農業合作化短篇創作選(4)

石板沙溝一家人

楊書云等著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北京市印刷二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443) 字數: 41 千

開本 $31^{\circ} \times 43^{\circ} \frac{1}{32}$ 印張 $2\frac{3}{4}$ 插頁 2

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80000

定價 (5) 0.20 元

內 容 說 明

本書包括四個短篇，從全國各主要文藝刊物上選來的。這些作品，有的寫合作社對單幹戶的幫助和農民嚮往合作化的熱情；有的寫農民家庭在合作化運動中的積極表現和作用；有的通過婆媳姑嫂間關係的變化，表現了合作化運動改變了人的思想品質；有的通過糧食丰收，反映出合作社的優越性。它們從多方面寫出了合作化運動在農民思想和生活中所引起的巨大變化。

目 次

山楂村的歌声·····	刘 紹 棠 (1)
石板沙溝一家人·····	楊 書 云 (23)
家务·····	吉 学 藩 (40)
三妮·····	刘 文 彬 (65)

山楂村的歌声

刘紹棠

七月，正是运河这一帶平原長期落雨的季節。

急雨像餓狼似的吼叫，运河灘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穿过一道刺眼的閃电，跟着便在半空中响起山崩似的雷声，一陣狂風夾着豆大的雨点，驟然間嘩嘩地傾倒下來，雨更大了。

在山楂村頭，一棵歪脖兒棗樹，青棗子結得黑郁郁的，被攔腰劈裂開來。

富貴老头，頂着个麻包片，从村外奔回來，急雨打得睜不开眼，那棵橫躺在道上的半截棗樹，絆了他个筋斗，他爬起來，身子踉踉蹌蹌的，到了家門口，便一头倒在籬笆上。

“爹！”正在外屋端着臉盆接雨水的銀杏，一声尖叫，扔下手里的盆子，从門檻里跳出來，兩手沾滿稀泥，跑

到籬笆外扶起她爹。

富貴奶奶正在東屋忙碌，她把被子堆在炕角，卷起炕簾，炕頭擺滿盆盆罐罐，雨水從屋頂漏下來，叮叮噹噹地亂響。聽見銀杏那聲尖叫，她忙跳下炕，這時老伴像個泥鬼似的被女兒攙進來，她急問：

“哟！我的老天爺！這是怎麼啦？”

富貴老头坐在鍋台上，眼珠一動不動，沉重地喘着氣，不言語。

在西屋炕上躺着的福海，拖拉着鞋走出來，問他爹：

“咱村東地里的水怎麼樣？”

富貴老头白瞪了一下眼，長出口气：“完了！”

“怎麼？”富貴奶奶驚懼地問。

“水窩住了，足有蹲檔深！”富貴老头的腦袋搭拉在胸前。

屋里的人都沉默了。富貴老头兩手緊緊地捧着头，福海靠牆根蹲着，瞅着這一堆人，眉頭子聳起個小疙瘩。

“唉！”富貴奶奶拍打着手，“老天爺，要命的老天爺！”

“哼！要命的不是老天爺，是咱們的大姑奶奶，”福海老婆在西屋里說了話，“河灘三畝好地，紅英帶走了，留下個蛤蟆坑，怎麼不遭罪呀？”

富貴奶奶聽見兒媳婦這一搭話碴兒，怕惹起沒完沒了的閒言淡語，便吓得不敢言聲了。

銀杏噘着嘴，不服氣：“那塊地俺姐姐帶走正好，要

不然咱在人家合作社的大塊地里插一脚，兩不方便。”

“我知道你想學她！”富貴老头暴躁地喊叫。

福海老婆一陣冷笑：“爹！這您倒別先提著心，還沒聽說咱們二姑娘找著對象了呢！”

銀杏氣急了，委屈地喊：“一家子拿我出氣，我是一個鐵石頭子，嚼不碎，崩了牙，嚥不下，卡住嗓子！”

“住嘴！”福海霍地站起來，悶聲悶氣地吆喝。“快餓死了，還斗嘴，快把屋子收拾收拾，我再到地里去看。”

說著，披起麻袋，跑出院子，撲進急雨里，不見了。

“怎麼辦？東屋沒法住了。”富貴奶奶低聲叨咕著。

銀杏胆怯地瞟了一下她爹，小聲地說：“我到俺姐姐那里借宿去。”

“不許去！”富貴老头悶雷似的喊了一聲，然後就癡呆呆的，像一座泥胎，一動不動地坐在鍋台上。

二

福海紫漲著臉，從自家的地里蹣出來，氣急敗壞地奔麻寶山家去了。

麻寶山在家里也正發愁，低著腦袋在屋里溜躑；他老婆在炕頭拆鋪襯，兒子坐在靠炕沿的椅子上，無聊地翻著一本破唱本。

麻宝山站住脚，听了听，說：“雨住了！”他咬了咬嘴角，又溜躑起來。

“怎么办？”他像是問自己，又像是說給老婆、兒子听，“地里窩着水，可怎么擰下去？只有一条道，扒門壠埂子，借道福海家的地，入合作社的引水溝，進村东水池子，再往河里流。福海家跟咱們有疙瘩，合作社……”

兒子把那破唱本扔在炕上，翻着白眼：“春天合作社开渠，跟咱們兩相宜地換地，咱們跟人家为难，眼下求人家，舌头短！”

麻宝山一天天感到兒子不听話了，但是却越來越害怕兒子跟自己兩股心，因此兒子說出的話，虽然噁得难受，也就忍了；他仍旧默默地溜躑。

“麻宝山，你出來！”突然，院牆外有一个粗野的嗓子喊叫。

“誰呀？”麻宝山在屋里問道。

“你出來！”福海已經站在門外。

麻宝山老婆臉貼着小塊玻璃窗，向外招呼：“他福海叔，屋里坐。”

麻宝山也笑着說：“福海兄弟，進來吧！”

“別裝模作样啦！你做了虧心事。”福海在外面跺着脚喊。

麻宝山刷地变了臉，走了出去：“福海，你这是从哪兒說起？”

福海圓瞪着眼睛，挺着脖子：“問你自己，就知道了。”

麻宝山压着怒气，冷硬地說：“打开天窗說亮話，別这么不干不淨的！”

“我問你，”福海手指着麻宝山，“你为甚么扒开壠埂子，往我的地里放水？”

“胡說！我压根兒沒出門。”麻宝山腦袋都气漲了。

“你甯狡猾！”福海向他走近一步，“明明有口子。”

这时周圍已經挤滿人，福海全家都赶來了。銀杏抱住一棵湿淋淋的小棗樹，一对水溜溜的黑眼睛，胆怯地望望像头驚牛似的哥哥，望望麻宝山那蠟黃的臉，抹回头，一溜烟跑了。

福海老婆从鼻孔里哼出一声冷笑，“春天下雨，你怕雨水流進俺家地里，壟了一圈壠埂子；如今下大雨，你又扒开口子放水，你倒真会送禮啊！”

“天地良心！”麻宝山拍着胸脯，嘴唇直哆嗦，声嘶力竭地喊叫。

福海一把抓住他的褂子：“我不听你的花言巧語，你給我把水淘出來！”

“你欺侮人！”麻宝山也揪住福海的領子。

“住手！別打架！”

一个小伙子，从外面闖進來，他兩手急忙抓扯住福海和麻宝山的腕子，兩眼滴溜轉地看着他們，誰也动不了手。福海一看，是合作社的新式農具組長、村团支部

害記春宝，也就怔住了。

他倒抽一口气，說道：“你們打的是糊塗架，有破坏分子！”

“咦！”大家驚叫起來。福海跟麻宝山軟軟地松了手。

“抓住了嗎？”麻宝山兒子大聲問。

“人跑了。”春宝大口喘气，“治安委員帶上民兵追去了。你們兩家人打架，不正好中了坏分子的詭計？”

“大家別心慌，区里已經知道這回事，咱們村里加強警惕就是了。”

圈外一条响亮的嗓子，平靜地說道：“咱們窪地里窩着水的各家，緊要的是想办法排水！”

那說話的是合作社主席、党支部書記刘景桂。大家自动讓給他一条路，他走到人堆里面，剛才一陣吵翻天，現在啞靜下來了。

“宝山哥，你去把壩埂子堵上吧！”

“不是我扒的，我不吃这个啞叭虧。”

刘景桂笑着劝福海說：“那么福海兄弟你去堵上。”

“不能去！”福海老婆厉声地命令丈夫。

刘景桂老婆冷笑道：“福海家，你这是存心跟誰过不去？”

刘景桂嚴厉地瞪了他老婆一眼，仍旧笑着劝道：“你們別鬧气，还是去堵上口子。”

福海挽起袖子，罵他老婆：“滾回家去！”然后道歉地

說：“景桂哥，你別過意，我去堵住。”

“福海叔，我跟你去。”麻宝山兒子從人堆里擠出來，到院里拿出兩把鐵鍬，遞一把給福海，兩人踩着路上的稀泥漿，嘖嘖嘖嘖走遠了。

三

跟着是個响晴的天氣。

湛藍的天空，僅有幾朵不動的白雲，吉鳥躲避着毒熱的陽光，在密密的樹葉下煩躁地叫，村頭樹叢里，山鴿子不停聲地、單調而沉悶地歌唱，銀白的水鳥，像一道暴風雨中的閃電，在運河上嬉鬧。

多么美麗晴朗的夏天！這正是運河平原充滿希望的勞動季節。

但是，在富貴老头家，卻像往日一樣，弥漫着憂愁的空氣。

富貴老头坐在屋檐下，一袋袋地吸煙，眼睛里生出一道道紅絲。地里像是一口熱水鍋，庄稼看着就要煮死；他的心，也像被泡在滾燙的水鍋里，一陣陣發麻、疼痛。

青紗帳里，飄出合作社排水隊歡唱的歌声，年輕小伙子們的心胸，就像這晴朗的天空，這邊歌声剛落，那邊又升起更高的姑娘們的聲音，他們那嘹亮的嗓子，穿過一望無邊的綠色的庄稼地，震動着整個運河平原。

銀杏听得呆了，后來歌声被南風吹断，她看看她爹，說：“瞧瞧人家合作社，一边排水，一边还人工授粉。再瞧瞧咱們，哼！”她白瞪着眼，撇撇嘴。

“小孩子，不知道替大人省省心，总是爱多嘴！”富貴老头無可奈何地数說女兒。

“多嘴！我走。”銀杏站起來就走了。

福海老婆坐在蒲团上，搂着孩子吃奶，一面說：“反正不能輸这口气。麻宝山倒不傻，春天天旱，他犂埂子；眼下窩了瀝水，想从咱們地里借道，还不肯把埂子扒了。哼，不行！不能讓他得着便宜賣乖乖。”

全家都不言語，死靜死靜的。

“不管怎样，这讓景桂作难，人家是一片好心，想搭帮咱們。”福海抱歉地說。

他老婆搶嘴說：“这又不是咱們跟他过不去，是麻宝山呀！”

富貴老头磕滅了烟袋鍋，高兴起來：“景桂心里一定不滿意麻宝山。你們想想，春天里，合作社急得像热鍋上的螞蟻，想开渠，吃着虧跟他換地，他还存心拿大头，这能不結疙瘩？再說現在，景桂一心成全兩家，他偏偏不讓步，这真是跟景桂过不去！”

富貴奶奶突然趴在老伴兒耳边，机密地說：“我看不如求求紅英，讓她說說情，單給咱家排水。你知道，紅英她女婿是社里的技術組長，社里又特派他到農場去学

習，景桂可另眼看待她家哩！”

富貴老头皺皺眉頭。

“除了這條道，就真沒路可走了。”富貴奶奶看着老伴兒並不堅決反對，就大着胆子決定了。

福海老婆很快地就看出是怎么回事，但是這次卻沒像從前似的冷笑几声，說几句不酸不鹹的諷刺話。

看着兒媳婦把睡着的孩子抱進屋去，兒子也到外面去了，富貴奶奶連忙到下房里，拿出藏起的一小籃雞蛋，偷偷地奔紅英家去了。

女兒是娘身上落下的肉，但是如今却生分了。一年半前，紅英出嫁的時候，因為她的女婿根旺是合作社社員，所以她堅決要河灘跟合作社搭邊的那三畝地做陪嫁，而那三畝地却是全家最上等的地，當時福海兩口子跟紅英吵翻了天，但是終歸讓紅英帶走了。富貴老头心疼那塊好地，又看着兒子離了心，當時狠心地對女兒說：“你禍亂了全家，就永遠別再想登我的門檻！”

紅英，那時剛十八歲的姑娘，一滴眼淚也沒有，絕情地說：“打棍要飯，也不從你們家門口路過！”

她跟着根旺，跟着社里的人們，幸福地過着日子，真的一年多沒回過娘家的門。

就是這樣，他們雖都住在一個村里，卻不再往來，不通信息。富貴奶奶怕兒子兒媳，又怕老伴兒，不敢去看閨女，有時候在路上偶然碰見，磕磕巴巴地也說不出

个甚么來，而紅英臉上那种故意躲避她的神色，反倒使她伤心。

紅英家住在村南，是个窄小漂亮的院子。富貴奶奶進了門，从玻璃窗看見，紅英側靠窗台，正剪着小衣裳，旁边还坐着个姑娘，背着窗戶，看不清是誰。

富貴奶奶走進外屋，里屋並沒有發覺，她突然一陣心酸，喉头哽咽了。

“紅英!”她眼淚簌簌地流下來。

紅英擱下剪子，吃驚地回过头，慢慢地轉过身子，她的腰身已經顯得非常圓实飽滿了。

“娘!”紅英叫。

富貴奶奶進了屋子，猛一見炕上坐着的姑娘，原來是二女兒銀杏。

“銀杏，你也來了。”

“在家里受着一肚子骯髒气，還不許躲出來!”

銀杏噘着嘴，溜下炕，不高兴地走了。

“娘家人把我忘死了，有个親妹子惦記着，倒是我的福气呢!”紅英眼圈紅了。

“傻丫頭，難道娘沒揪心掛腸地惦記你?”富貴奶奶用衣角擦擦眼淚，一面把鷄蛋从小籃里揀出來擺在炕上。“你快坐月子了，給你送几个鷄蛋，娘是塊窩囊廢，不能当家理計，这是瞞着你那刀子心的嫂子，一天一个積攢下來的……。”

紅英沒有說話，揀起剪剩下來的一個小布條，在左手指上使勁地絞來絞去。

娘呆呆地坐着，許久，長嘆口氣，眼淚掛在皺巴巴的臉上：“整天累得直不起腰，還要听閒言碎語，真不如參加你們合作社，我就在托兒組掙分，加上你那三畝地分紅，也吃不了喝不了的呀！”

女兒呆坐着，長時間的隔離，母女感情疏遠了，雖然心里也一陣陣發痛，鼻孔酸溜溜的，但是却說不出一句安慰母親的寬心話。

富貴奶奶把女兒屋子角角落落的收拾了一下，看看還沒剪裁好的小花衣裳，禁不住又流下淚來，她用手背擦了擦眼，輕聲地說：“紅英，我走了。”

紅英送出來，說：“娘！您常來看看我，我心里也想你們，您替我問俺爹好。”又紅着臉，“我还有一个多月，那时候他也該回來了，俺婆婆伺候得很周到，您甬惦記。”

富貴奶奶点点头，难过地走了。快走到自己家門口時，她才猛然想起來，原來自己把正經要說的，叫女兒到合作社去求情的話，全給忘記了。

送回母親，紅英回到屋里，又坐在炕上剪起小衣裳來。剛剛動了幾剪子，忽然想起從銀杏口里听到的娘家的情形，她出神地想了想。……要是把娘家的情形跟景桂說一說，看合作社可不可以幫助把田里的水排出去，

景桂該不会說她完全是出於私心吧？……她扔下剪子，到景桂家去了。

路上天色漸漸暗下來，月亮从樹梢上升起了。

她剛踏進門檻，就聽見北屋不同声調的語声，像是辯論得很激烈。她不好硬直闖進去，打斷他們的話，也怕被他們看見，終止了討論。於是她便躲進院角落的葡萄架里。

从層層葡萄叶子的空間，她看不清北屋晃动的人影，但仍能从語声听出是三个人：一个是刘景桂，一个是刘景桂的老婆秀芝嫂，另一个是病倒很久的副主席春枝。

刘景桂那坚强的声音：“不能再強調困难了！你們隊虽然抽出几个人去排水，也还要出往日那么多活，不然，人工授粉错过了節气，就要減產；咱們窪地里的水拆干了，还要去帮單幹戶，你們得緊張几天。春枝說得对，在这次突击里帶头的人，完秋社里要發給獎金！”

这一定是指示秀芝嫂工作。

好像秀芝嫂不滿意地低声嘮叨了几句。

“我看，我也跟你們下地吧！”是春枝那病弱的声調。

刘景桂笑着說：“你在家养身子吧！別把病拖拉到秋后还不复原，那时候全社都該罵你了。这个任务，你放手給她們！”

刘景桂一方面是关心同志，一方面也是相信自己的